



韦
韬◎主编

茅盾

译文全集

第7卷

剧本二集



《茅盾译文全集》共分十卷，收录了茅盾1911年至1981年发表在《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新青年》《译文》《文明》等近二十种报纸杂志上的诗歌、小说、散文、剧本、文论、政论及科普作品等二百三十余篇，全面记录了茅盾翻译作品的风貌。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茅盾译文全集

第7卷

剧本二集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内容提要

本卷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收录了茅盾1921年至1947年翻译并发表于《新青年》、《小说月报》、《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世界知识》等刊物上的剧本12个。其中《海清·赫佛》、《巴比伦的俘虏》、《盛筵》等8篇曾被收入译林出版社的《沈雁冰译文集》,其余属建国以来首次结集出版。

茅盾之子韦韬先生对书稿进行了校订。经韦韬先生同意,知识产权出版社按照现代行文习惯对译文进行了适当改动,如将繁体变为简体,将竖排变为横排等等。

责任编辑: 石红华 国晓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茅盾译文全集. 第7卷, 剧本二集/茅盾译.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130-1763-3

I. ①茅… II. ①茅… III. ①茅盾(1896~1982) —译文—文集
②剧本—作品综合集—世界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8899号

茅盾译文全集(第7卷 剧本二集)

主 编 韦 韬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网 址: <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30/8385

印 刷: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2013年5月第2版

字 数: 220千字

邮 编: 100088

邮 箱: bjb@cnipr.com

传 真: 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 guoxiaojian@cnipr.com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 13.5

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0元(十卷)

ISBN 978-7-5130-1763-3/I·255 (4608)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茅盾译文全集》共分十卷，收录了茅盾 1917 年至 1948 年发表在《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新青年》、《译文》、《文哨》等近二十种报纸杂志上的诗歌、小说、散文、剧本、文论、政论及科普作品等二百三十余篇，全面记录了茅盾翻译作品的风貌。

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茅盾的文学生涯是从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开始的。他认为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一半是为了“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一半也是为了“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后者更为重要；“若漫不分别地介绍过来，委实是太不经济的事”。他的译介工作侧重于俄国进步文学和苏联文学，对东欧、北欧等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也同样给以关注。他译介的作品涉及英国、美国、法国、俄国、波兰、印度、奥地利、西班牙、土耳其、丹麦、挪威、希腊、以色列、阿根廷、芬兰、比利时等近三十个国家。茅盾关于外国文学译介工作的主张和实践，是由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所决定的，他的译介工作有益于当时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并为新文学带来了有益的养料。

通过阅读《茅盾译文全集》，读者可以对他向国人介绍异域文学，输入新思想、新知识的“播火者”形象，有更全面的认识。

第 1 卷：小说一集

第 3 卷：小说三集

第 5 卷：小说·散文

第 7 卷：剧本二集

第 9 卷：政论·妇女问题

第 2 卷：小说二集

第 4 卷：小说四集

第 6 卷：剧本一集

第 8 卷：诗·文论

第 10 卷：科普

本书依据茅盾之子韦韬先生多年来搜集整理的原稿编辑而成。在编辑过程中，我们本着尊重原稿、尊重作者的语言风格和时代背景的原则，只对作者的明显笔误和排版错误做了谨慎修正；韦韬先生以八十多岁高龄和孜孜以求的精神参与了本书的编辑、统稿工作，并对成书内容进行了严格审定。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茅盾及其作品的研究，以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提供借鉴。

目 录

海青·赫佛	(爱尔兰) 格雷戈里夫人 (1)
巴比伦的俘虏	(乌克兰) 乌克兰英卡 (27)
旅行人	(爱尔兰) 格雷戈里夫人 (37)
乌鸦	(爱尔兰) 格雷戈里夫人 (45)
盛筵	(匈牙利) 莫尔奈 (65)
路意斯	(荷兰) 斯宾霍夫 (79)
波兰——一九一九年	(以色列) 平斯基 (94)
狱门	(爱尔兰) 格雷戈里夫人 (102)
爸爸和妈妈	(智利) 巴里奥斯 (108)
太子的旅行	(西班牙) 贝纳文特 (113)
马额的羽饰	(匈牙利) 莫尔奈 (140)
俄罗斯问题	(苏联) 西蒙诺夫 (144)

海青·赫佛*

(爱尔兰) 格雷戈里夫人

布景 哥龙小镇的邮政局的门外。丹兰夫人立在邮政局的门首。奎尔克君坐在自己店里的椅子上。这个屠家和邮政局对门。店内肉钩子上悬死羊一口，鸟笼内有一只画眉。法特嘴里吹玩口琴。听得有火车汽笛叫的声音。

人物 海青·赫佛

健姆司·奎尔克 一个屠户。

法特·佛兰尔 一个司送电报的小孩子。

加滕队长

丹兰夫人 哥龙邮局的办事人。

陆亥思小姐 牧师家的女管家。

丹 奎尔克君，这是四点钟的车子到了。

奎 四点钟车到了么，丹兰夫人，我起身来还不久呢？做工大半做在夜里的，使人困倦。在乡下跑跑，看好几头羊，笼总挣得几个先令。承办营里的交易，好叫我烦心呀。

丹 可不是么。我呢，真觉得清早下来发邮包累极了。在半黑的光线下拣信件，好不容易，我时常没有工夫看看发信的是什么人——明信片也没工夫看。

奎 新闻碰在手里没工夫瞧，是怪可怜见的。如果外边的事情你不晓得，还有谁会晓得呢？啊，是不是你曾说起那个新任的副卫生稽查长今天要到这里

* 本篇初刊于《新青年》第9卷第5号（1921年9月1日），署爱尔兰葛雷古夫人著，沈雁冰译。葛雷古夫人，现通译格雷戈里夫人（Lady Gregory，1852—1932），爱尔兰戏剧家。

来么？

丹 他是今天来，光景就是这一趟车来的。今天早上有一张明信片寄给加滕队长的，也曾讲起他。

奎 他们说他是卡罗的一个小伙子。

丹 不错，他是海青·赫佛族的一个。哦，如果他们说他的话都是确实的，或有四分之一是确实的，那他这一来真是本镇的光荣了。

奎 是这样的呀？

丹 名誉证明书吓，他有的是几十。都是寄给格雷更神父的。寄来寄去都是挂号的。我告诉你，那些证书足有三磅重，你相信么？

奎 这里头一定是非同小可的东西。

丹 他做到现在这个位置毫不足奇。有那许多的人为他出信介绍，他的品格一定是极高的了。

奎 有这样的高品格可真是了不得。

丹 法特，你若挣到那样的品格，日子正长着呢，真的我是这么想。

法 如果我有那样的品格么，我不是在此地当个送信童子了。我是要住在拿曼旅馆里，赶车子了。

奎 那儿是牧师的管家太太来了。

丹 正是她，在她后面不多几步就是队长了。

（陆亥思小姐上）

丹 陆亥思小姐，晚安。神父的贵体今天怎样？他的咳嗽可曾轻些么？

陆 简直没有轻呢，丹兰夫人呀。他这病是黏着了。他晚上气喘的很。他最缺乏的是喉音。

丹 我听了正替他担忧。他应该自己好好保重。

陆 说说是容易的。你看今夜里的会他要到呢不到？（队长上）我是来替神父拿那一份《自由人》报的，丹兰夫人。

丹 报早已在这里了。我正偷空瞧一瞧可有什么新闻呢。队长，晚安！

加 （递过一方纸板）我带了这个通告来，丹兰夫人，通告今夜在市政厅里开会。你把他好好儿挂在这窗上。我希望，你今夜也会到会罢？

丹 我来的，而且欢迎。我打算替你张罗，队长。

加 你呢，奎尔克君。

奎 我到，自然。我忘记这会是讲些什么事了。

加 农务部为要促进农民的道德发展，所以派一个演讲员巡行演说。（念通告）“今夜在哥龙市政厅开宣讲会，并演照幻灯影片——”幻灯影片可是没有的了；我得的报告，说那些影片儿在第一次路上就统统打碎了，铁路公司误为是鸡蛋。宣讲的题目是“品格的修养”。

丹 很好，真的。我晓得有一个女郎失去她的品格，在一口圣井内洗足，当时那口井就干到没有一滴水。

加 会场布置统统归我一个人，副牧师是出门的了。他晓得我于这一类的事很内行。但是幻灯影片的丢失很叫人为难。那些事，不给大家见过一次，光景大家不会相信的。从前我见过他们所谓的 tableaux——那是有架子的画片，你们知道的罢——那是在唐局伦地方——

丹 陆亥思小姐说神父格雷更来帮你的忙。

加 我允受他的帮助了。我每逢到一个问题是关于公众福利的，我不拘泥。今夜不论红的绿的一例看承。我自己和车站站长在一边；你们的乡区牧师也在坐。

陆 如果神父听我的话，他今夜还是不出来罢。他不宜到会场演说，正和那个（指奎尔克店内所挂的那一只死羊）羊一样。

加 我愿担责任。他简直不用说什么话，除非或者要吩咐大众静些。倒是那些影片的遗失叫我大大为难——又没有时候找代替的东西。下一班车，宣讲员要到了。

陆 丹兰夫人，从那面街上走来的是谁？

丹 我相信来的就是新任的副卫生检查长。陆亥思小姐，我可曾对你说过，他得的名誉证书有多重么？

陆 自然，我听得副牧师念着给神父听。他一定是个品行异常好的人。

丹 可不是，我刚才正对自己说呢，他一定是个极纯洁的青年。

（海青·赫佛上。他挟有一个小袋和一个大的棕色纸包。见众人立定，很羞缩的点了点头。）

海 诸位晚安。我是受命到邮政局——

加 你莫不是海青·赫佛么？我接到县官的信里说起你。

海 我听说他有信来的。这是我母亲寻着一个和县官有交情的朋友转请县官出

信的。

加 他很称扬你。

海 真的，他很见爱，实则我和他不曾见过面。但是，真的，我的邻人都很有友谊。无论什么事，谁能做到可以帮助我的，他们就做。

丹 我说你手里的纸包一定就是那些证书，是不是？我认得这包在外面的纸张，不过比我经手时越发大了些。

海 可不是，我陆续收到，直到最后的一张。没有一个人拒绝我不出证。这正合了我母亲说的一句话，好品行是不累人的。

法 我信这句话真的。

加 让我们看看那些证书。（海青·赫佛打开纸包，便有一大批信封纷纷落在地上。）

加 （拾取来，一封一封看去）“他有盖尔（苏格兰高原人）的火性，脑门人的勇，丹麦人的活泼，撒尔逊人的鲁钝”——

海 这是贫民律保护会的主席写的。

加 “老年人和青年人底一个漂亮的榜样”——

海 这是 De Wet Hurling 俱乐部的书记——

加 “出众谨慎的高等阶级教育价值之光辉的榜样”——

海 那是国民学校校长的。

加 “尽力于他祖乡的高尚理想到如此之地步，在此前的非议会的办事人中，没有一个赶得上他”——

海 那是卡罗的议员。

加 “民族结晶底光辉的代表”——

海 “*Carrow Champion*” 报的主笔。

加 “因有效的辞去一切可能的职务，那是将来或许加在他身上的，受人称赏”——

海 新到的站长。

加 “凡可以从法律上造福于同类的一切事，他是挑战冲锋的人”——喂，来呀，我的人儿，你正是今夜帮助我们的人。

海 我欢喜可以帮助你们。我如何帮助呢？

加 你是一个新客——你的榜样动人注意——你一定要立着做个活证明，证明

高行，道德纤微以及制欲的好结果——我确实记得这里有几句讲到制欲的话——（看证书）我敢断言，我见过“无比的制欲”这两个字在某张纸上。

海 那是我母亲的堂兄弟写的——我不是喝酒的人，但是我还没有立誓戒酒——

加 你也许就要特地立誓。

奎 （诚诚恳恳的）这里是一个不赴酒宴的小钮章。是我的一个主顾送给我的，——我愿送给你（替海缀在襟头）而且欢迎。

加 得了。你可以带了这钮章上演说台——或是一条青色丝带——就有上百的人学你的样——我知道贫民工院里出来的小孩子们就要——

海 我不大喜欢做榜样——

加 我还要摘取证书上的话读给大家听。“那边就是他，”我这样说，“一个榜样，他早年用他自己的不需人助的努力和他的高尚品格得到一个有利的位置。”——（抚肘）我知道怎样办了。我要到拿兰酒店内去雇几个小厮来，就随他们那样的油活龌龊，立做一排——那就和台上成个对照了——这个景象很可唤醒同等命运的别人——这便是一个代替 tableaux 的法子——我知道我能够弄得成功了。

海 我不很喜欢做一个对照——

加 （把证书都放在衣袋里）我现在就要去雇定这一班小厮了——每人六个便士，很值得——做给乡民看的榜样，只好是这样，最配的了。（走出去了，海青·赫佛羞怯怯的试想止住他。）

丹 一个很凑趣的人，真的。略为有些眼高，也许是有的。我不是说警察们坏话的人。他们自然也是自食其力，和别人一样的。而且他们时常不来多事。

奎 （有不喜的面色）有时他们原是如此，不过不如此的时候更多。

陆 那么你打算寄宿在哪里呢，赫佛君？

海 姑妈，我正自问自咧。我不熟悉这镇里的情形。

陆 我知道有一处好宿头，不过只有极好的人方才配进去呢。

丹 不用说的，赫佛君去不会遭抗议。他的举动态度都是一个好字，而且队长也已经很照顾他了。

陆 我说的寄宿地方便是使你和队长住得相近的。这间屋子到兵营极便。

海 （疑惑）到兵营么？

陆 就在兵营旁边而且屋后便是操场。不但如此。这间屋子的对面就是牧师的房子。

海 对面，是么？

陆 真的，一个极可贵的地段，而且房间又极干净。我很熟悉这屋子的内容。副牧师的窗口，可以望见这间房。

海 望得见么？

法 我想来，曾有许多人进那里寄宿，后来又离开了。

陆 （锐声）法特，这间旅舍你一定永不被放进去过，或是让你立停一忽儿的。如果真有许多人进去过，那他们是侥幸。

法 约翰哈脱这个铅管工人从那里出来——

陆 如果这话是真的，那是因为他手里藏着一只兔子不敢在警察面前走过的缘故。

法 我又见学校里的校长从这里出来。

陆 他倘若不是为了好斗纸牌，正也不须走呢。你这样的捕风捉影在生人前乱说，你念的祷告作什么用呀？

海 我想最好还是我先到各处去走走，然后再定寄宿的地方——

陆 不必不必。你是不会听他的瞎说的。

丹 你这样的人不是像要偷藏兔子的。

陆 也不是像健姆司克莱那样要带进酒瓶去，拿了小玻璃片出来。

丹 也不是写敲诈条子而被警察在后面见了的人。

陆 也不是欲在路旁跳舞的，或是跟着毫不足取的年青女人“钉梢”的——

海 我有一句话关照你们，我并不能像你们所想的那样无坏处。

丹 赫佛君，你莫不是欲冤枉这些（以手拍拍那些证书）东西说谎么？我知道你消磨夜里时光的法子，写信给你的亲戚们——

陆 学习 O' Growney 的练习问题。——

丹 黏邮政明信片在空白簿子上。

陆 读 *Catholic young man*（《天主教青年》）——

丹 按小风琴——

陆 看 *Lives of the Saints*（《圣徒传》）上的画片儿。我赶快去替你预定房间罢。

海 等一下。等一分钟——

陆 你不必忙。我对你说过，正和教堂对门的便是。（去了。）

奎 我猜来是我上楼预备赴会的时候了。如果不是为了有对照，有兵营和队长的好话，我是不会走近那边的。（进店内去了）

丹 我也应该自己预备起来了。赫佛君，我一定在刚好的时候来看你做出一个榜样来。这话还是我第一个说起的，你这一来是本镇的光荣。（也去了）

海 （很厌烦的口气）我情愿永不到哥龙来。

法 你什么事不高兴？

海 我情愿永不曾离开卡罗。我情愿我在第一次起这念头的一天便就淹在水里死了，那么我倒安静些。

法 什么事情犯着你了？

海 我愿永远不再受这等最好的名誉，像今天在此地所受的。

法 我不懂你说些什么话。

海 我颠倒离开卡罗不住，就算卡罗是苦地方，那边我有我的游伴，可以小吃小聚，有纸牌儿玩玩——还有赛马打猎的日子也已近了，我还从考克城新定购得一头猎狗。照我在这里的样子，我真要死。我被他们拘束得太利害了。

法 自然不会像你所想的那样不好。

海 我请教你，你有什么法子使我解除那个么？

法 你要解除的是什么呢？

海 你能告诉我用什么法子方可以丢开我的品格么？

法 丢开品格么？

海 我正是如此说。你不听得他们把一个大大的品格加在我身上么？

法 有这个好处呢。

海 不是。这是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如果我没有这东西，我就不至于像一棵贵重的蔓古儿（按：是一种甜萝卜类，可饲牲畜）一般，摊着尽让人称赞。

法 如果我有，我就不至于像筒里的一头牲口一般，人人都能踢我一脚。

海 如果我没有的话，我就不至于被拘在一间房里，用全班的教士看守我，背后又立着警察。

法 如果给我有了，我就不至于现在只做个送信童子，到夏天做惊弓之鸟了。

海 如果我没有的话，我就可不带这钮章，开会时也可不被他们拿来作榜样。

法 （吹口叫）那么，也许你不是品行十全的人，不过这些证书上为什么又

那样说呢？

海 我如何就是证书上的我呢？自从世界成世界以来，几曾有过这等样的人，除非是那个立在教堂墙头的圣恩托南？如果我真是那样的人，我岂不是应该在梅兰峦呢，岂不是应该和“法来”（罗马教僧之号）辈住在伊克斯呢？我为什么还住在这个世界，做这世界的事？

法 （拍拍那一包证书）谁曾想到卡罗那一点点小地方倒有这么许多谎呢？

海 那都是我母亲的堂兄弟做的事。他说我的出身是不配做劳工的——他给了我一套新衣裳，吩咐我永不要回去。我不敢回去见他的面——邻舍们本来晓得我母亲有很长的家族——他们把这些纸片儿给我，倒他们的楣。（把信都扯破，纷纷落在地上。）我用不到这些证书了。他们不在这里，奈何我不得呢。

法 那队长很看重那些证书呢。不是他的袋里还有一份么。不到明天天明，这镇上的人个个知道你是非常的人，和地上的圣人相差只得一肩呢。

海 （跌足）我要去止住他们的嘴。我要做给他们看，我能做可怕的坏事。我要做害人的事。我要故犯一点刑事罪。第一桩事我要做的，就是去吃酒。哪怕我从来不曾做过的，现在我可要做了。我要去喝酒——喝过酒就要寻人打架——我对你说，我看得要人一条命和吹熄一支蜡烛一般不上眼。

法 如果你先喝酒，这就糟了。那是一定的，你破坏法律的行为反因为喝酒得他们原谅了。

海 我在破坏法律。不论醉着醒着，我要破坏法律。我要做一些不得人家原谅的事。你看来什么罪是最坏的罪呢？

法 我不知道。有一回，我听得队长说，妨碍警察行使职务便是——

海 那个不行。那个，他们要当我是个爱国的志士，把我的照片印在报上了，那是更不成。我要做的，是刑事罪，使得一切自好的人都远避我。我怎样做呢？你用心去想想呀。

法 我常听得老年人说，没有更恶的罪像偷一只羊——

海 我就去偷羊——或是一头牛——或是一匹马——只要能够使我回到本来的我。

法 那时也许要使你到监狱里去。

海 我不管——我那时可以悔罪——我可以对他们说，为什么我偷东西——我

对你说，我宁愿拣麻根儿敲碎石子，不愿立在太阳光底下像鸟儿一般，听全镇的人对我啾啾的叫，或是吩咐我啾啾的叫——

法 好了，我想到一个计策了。

海 你肯帮我了？

法 是的，如果你要偷的是一只羊，你眼前就是。

海 （四顾）哪里？我不见羊呀。

法 你朝四面看呀。

海 我不见一件活物，只有那只画眉——

法 难道我说的是活的么？挂在奎尔克店内的钩子上的是什呀？

海 这是（手指着）一只羊，一定的——

法 哦，为什么你不能带它走呀？

海 这是死羊——

法 就是死的有什么不同么？

海 如果是只活羊，我可以赶着一同走——

法 不差。你可是要赶着到你的寓所么？他们一定又要当做是你的放生羊，特地从卡罗带来的。

海 我猜来他们也许会如此想。

法 那么，羊还在你床边咩咩的叫，陆亥思小姐早已把这新闻传遍了。

海 （心神不属的样子）住嘴！住嘴！

丹 （声出自楼上的窗口）法特！你在下面么，法特？

法 我在，姑妈呀。

丹 你瞧瞧，我听得“的答的答”的声音是不是电报机的声音？

法 （到门口向内一望）是的，姑妈呀。

丹 真讨厌，我没有穿好衣服，光着身子呢。你看是不是，又来打扰我，叫我下来了。我就来！我就来！

法 快些动手！快些！伊就要下来了。如果你要做，就做，如果不啊，就此作罢。

海 我就做！我就做！

法 （托着他的背）我来帮你一手。

海 （上前一步或二步，又回顾）你没有告诉我把他藏在哪里呢。

法 你不必多走路。十字街的那边就是教堂。走过教堂后墙就是沟——那里，
苎麻长得很密的。

海 那就得了。

法 伊下来了——快跑！快跑！

海 （跑了一步或两步）滑下来了！

法 扛上肩罢！我帮你扛上去！（赫佛跑下）

丹 （唤的声音从内出来。）法特，你现在干些什么？你是闲着么？

法 姑妈呀，我等着信包——

丹 且慢讲什么信包。谁说信包预备好了？（走到门首）去问人借些——不，
问问新闻——哦，得了，你将赫佛君的布袋送到陆亥思小姐所说的那个寓
里——

法 我就去，姑妈呀。（取袋出去）

丹 （手持着电报走到门外）奎尔克君！奎尔克君！健姆司·奎尔克！

奎 （探身出楼上的窗口，嘴唇上满抹着肥皂沫）什么事，丹兰夫人？

丹 （招手）下来，等我告诉你。

奎 我不能下来。我修脸没有修完。

丹 如果你晓得我有的是什么新闻，你就要来啦。

奎 此刻就告诉了我罢。我现在不能就下来。

丹 那么轻轻儿说给你听罢，你有什么冤家没有？

奎 冤家，我或许是有的。一个做生意人——

丹 我想来你有一个冤家。

奎 你为什么不在别的时候想起我的冤家有没有，却在此刻想到呢？

丹 如果你能够晓得这个信封里有什么，你也就明白为什么我要在此刻
问你冤家有没有。健姆司·奎尔克。

奎 原来如此么？那么，这里头有的是什么呢？

丹 你现在猜这信是从哪里来的？

奎 我还没有看见，如何便能知道呢？

丹 那也不错。哦，这是杜柏林堡来的电报，给警察队长的！

奎 是给加滕队长么？

丹 正是。而且关连着你。

奎 我，真的么？他们告我什么罪？我是守本分的人。

丹 等着，听我对你说呀。

奎 或者他们以为我和那件月夜的案子有关——

丹 不是那件——

奎 我自知是没有关系的——那时我不过立在左近看着——我决不会与闻杀卖死牛的事——

丹 那个本是和你无关——

奎 他们都涂黑了自己的脸。没有一个人可说我认为他们。

丹 信里的事不是那件事——

奎 我愿发个誓，我没有听得他们的口音，就算听得了，我也辨不出是谁。

丹 我告诉你，并不为了这件事。如果是这件事，你倒好了。

奎 原来如此么？

丹 这个电报是令队长立刻到你店里搜查来路不明的肉。随后还有差官到来呢。是香龙区兵营告的状子。

奎 我料来是那个小猪的事发了。

丹 他们怎么会看出毛病来呢？

奎 如今的人，真很难侍候，我又多嘴，劝他们腌腌吃。

丹 你这句话可就给他们拿去做把柄了。

奎 其实这口猪是好好的，不过在葛莱特家的时候得了些疯癫病罢了。

丹 我也听得人如此说，而且不等他死就杀的。

奎 自然，疯癫病只可留在脑子里。我听得那医生是这样说的。

丹 他的话总该是不错。

奎 我实对你说，我还割下猪头白白丢了呢。我吃了些亏，白丢在河里了。如果他们听我的劝告，把肉腌了再吃，有什么害处？

丹 我希望奎尔克嫂子和孩子们不曾受毒。

奎 也许不曾，但那是另一——

丹 法特来了。我一定得把这封电报送给队长了。喂，喂，奎尔克君，我有机会给你一个警告，真快活。

奎 真的，我很感激你。你是常常顾全我的，丹兰夫人呀。你不要很快的送去。乘队长没有来，我还欲藏过一件东西呢。（法特上）